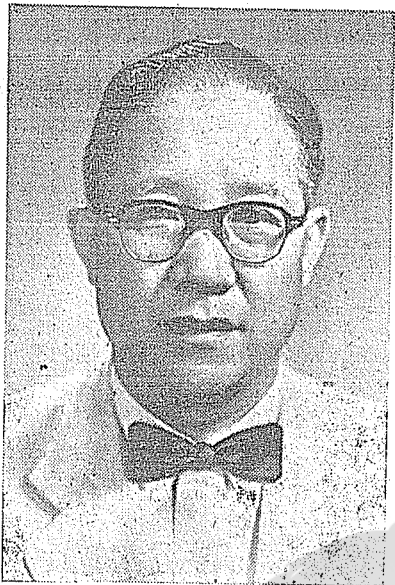


口說不管，肩挑復興。 起飛聲中憶尹仲容

汪
紀

一心為公最懂輕鬆

外賓遠道來觀光的時候，對我們產品之殷富，往往會吃驚，而我們做嚮導的也會沾沾自豪。的確有史以來，我們自己有這麼多國貨，還是第一次。到國貨陳列館去參觀時，常有說不出的喜悅：我們的工業，真個起飛了！起飛起飛，這個名詞，是誰首先在中國喊出來的？一個偉大的人



大忠至厚的尹仲容

影，矗立在我們眼前，他的談吐，笑貌，氣概，都活生生的繞在四圍，這便是尹仲容先生，起飛是他喚出來，也是他，使得我們今天的工業起飛的。

民國三十五年，在重慶，我任職中央黨部，一夕在朋友家有橋牌之會，座中有位穿着灰布長衫的陌生人，主人為我介紹道：「尹先生，剛由美國回來的」。當晚他給我的印象，是個勇敢善戰橋牌很高的能手。此後，人各天涯，我遠駐巴黎，然後又迢迢趕來追隨吳鐵老東奔西跑，即時已赤焰滔天，匪輕易的進陷廣州，鐵老悲憤之餘，要在香港徐圖規復，而因為我在抗戰期間，曾經和廣東三角洲一帶的大天二打過交道，所以他命我在港重起爐灶，建立匪後工作，於是便以中央信託局顧問的名義，慢慢的尋求以往的線索。不料霹靂一聲，中央信託局易人，新任局長雷厲風行：「凡本局顧問，不能到局辦公者，概行免職」。我為了維持飯碗，祇好放棄了原來計劃，星夜由港趕回

臺灣，當時心中免不了有一陣反感，「不見經傳的傢伙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真的神神氣氣的幹起來了！」不料一見之下，恍然舊識，五年前橋牌的老搭擋，竟是我直接長官了。但他却從來沒有拿我當僚屬看待過，真是言聽計從，凡事都有商量，我當然也竭其愚魯，供獻我的棉薄，他的才氣，他的眼光，他的學問，樣樣照人，我自愧勿如遠甚。有一天他喟然長嘆說：「我找不到一個學經濟的人，討論一些問題！」我聽了愧汗半響，不知所措，我是道道地地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的，但看他大部頭的經濟學的書，一本一本的讀，我渺小，我淺薄，如何還敢自承是學經濟的！終其生他不知道我到底是學什麼的，我也沒有敢再問過他，他所想討論的問題是些什麼。

他做事的魄力是人所共知的。但是他絕對不是盲目的蠻幹，他極其細心，再三考慮而後定案，一切有學理為根據，有層次，有步驟，並且隨時觀察成效與結果。儘管他的口頭禪，在中文是「我不管」！在英文是「I don't care」，好像他

是霹靂火秦明。實際上，他是最遇到的人。中國人對經濟的認識，自古以來都是觀念模糊，不求甚解，他爲了要使人澈底明白每一項經濟措施，真是不惜工本細細解說，他在短短任職的六七年當中，長短篇的論著和演詞，不下五十篇，他尤其喜歡和新聞界的朋友接觸，他懂得大眾傳播的重要，他要借記者們的生花之筆，來教育社會，所以他不得不煩的用各種譬喻來啓發，穿插無盡量



左起：尹仲容夫人，嚴家淦主席，尹仲容部長在機場合影。

的幽默故事，不但令人哄堂大笑，有時還像禪師的一喝，令人頓然大悟，不過他也很認真，一項報道錯了，他會面紅耳赤的要更正，遇到不太聰明的訊問時，他會扳起面孔說：難道我要把整套的經濟學的基本理論，來給你上一課不成。不管電力加價，外人投資條例，改善匯率，發行大鈔，等等每次都是苦口婆心，從臺灣的基本經濟特性說起，一直說到改革的必要，使得人們放心。然後再進行實施的步驟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沒有一件不順利成功的。現在社會上對經濟的幾項認識，還是他當時所留下來的。

他一心爲公，但也最懂得輕鬆，在他中央信託局局長任內，是他最開心的時候。往往晚飯過後，他賢伉儷忽然翩翩惠臨，一面打橋牌，一面說笑話，他慣於學仿我們共同的朋友吳昆吾先生說話的姿態，相與哈哈大笑，他胃口永遠很好，劈劈卜卜擔擔攤攤子走過來時，總會引起他的注意，往往獨啖一大碗作爲宵夜，即時的他，充滿了信心，有魄力，有作爲，我們的經濟生活，在他手下，好像降服了的野馬，叫他東就東，叫他西就西，他深信祇要做得勤，是非自在人心，頑石也會點頭，所以也沒有什麼顧忌，他認真的負起責任來，挑起那復興的重擔。

「尹胡可殺」鐵漢嘔血

民國四十三年六月，政府改組了，俞鴻鈞先生出任行政院長，俞先生是我的老長官，十餘年來一向是我景仰的人，他是虔誠的基督徒，有過人的庸容風度，是個典型的外交官，他由上海市

長轉入財政行政，大出他自己意料之外，對於數字，對於計算，向不習慣，也不精明，被人指爲財經內閣，他常常苦笑，而此時，仲容却被他延爲閣僚，做了經濟部長，尹先生對於這一任命，似乎很高興，他報國心切，認爲這是一顯身手的好機會。我會婉言的提醒他：「俞先生是個極忠厚的人，就恐怕有時挺不起來，未必能善處非常」，不料他的反應是：「不要緊，他不敢負責的，我來負好了」！誰知十個月後，揚子案爆發，

俞先生崇法務實，以爲麻煩事交給法院，便可以落得一身乾淨，誰知闖下了不可彌補的大禍。時至今日誰都知道那是一樁滑稽的誤會，是缺乏近代工商企業知識的犧牲，但在當時人人都以爲尹胡可殺。報紙雜誌交章指摘，甚至連廣播也不例外，用辛辣挑撥的辭句，做刻毒的諷刺，令人聽了毛骨悚然，而凡想主持公道的人，送出去的稿子，都被報社退回，名符其實的「含冤莫伸」。一個爽朗的鐵漢子，當然受不了這種磨折，他憤懣，他焦急，他原想替俞先生分負責任的，却萬萬沒有想到問題偏偏出在他自己身上，最珍惜清名的他，被那些無聊的人栽上了中國傳統上最不堪的罪名，如何能使他不嘔血！

從此看不見他的笑容了，他的幽默被扼殺了。他本來最多笑料，有一次我報告他一個數字，多了一個零，他大笑說：「你和我一個朋友差不多，他說他看見一副好對聯，上聯忘記了，下聯是什麼什麼春」！「但」他接着說「他究竟比你強些，他總算還記住一個很重要的「春」字，你却要人多付十倍的錢」！不過他並不是喜歡挖苦

仲容

備位閣僚於茲歲餘原望竭忠盡智

差幸國法明鑑宜判無罪

宿疾夙疾夜夜成眠

惟予辭去經濟部部長職務

請

公和均感 容國報稱謹呈

後長 容國報稱謹呈

靜波 容國報稱謹呈

將三載維已竭盡棉薄

步已迨至心身兩疲

三業委身會同各集

辦事

辦事

辦事

辦事

尹仲容先生辭經濟部長呈文及辭工業委員會召集函原稿墨跡

人，他也常常自嘲，有一天在去理髮之前，忽然想起一個老笑話來，他說：「有個人祇有三根頭髮，要請理髮師為他梳一條辮子，不料在中途，一根掉了，他說那麼就編個麻花吧，但不幸的又落一根，這位先生長嘆一聲說道，我祇好披頭散髮而去了。」然後他微笑的說，不久我也要披頭散髮了。

揚子案大白之後，他辭去了經濟部長以及一切兼職，交卸之日，他命我用坐車去接新任常次，他自己去接新任部長，典禮之後，公營事業的主持人簇擁着新人，登樓而去，賀客也紛紛魚貫而上。剩下了他和我，淒涼的走出了經濟部的大門，默默的步行到了他家，由這時開始，引起了他對散步的興趣，以後一直保持著走路的習慣。但是他的頭髮真是一根根的落，不但少，並且也白的很快，等他東山再起時，看上去已經很有老態了。

在外貿會時期，看他坐在陰暗的辦公室裏，永遠是那麼嚴肅，我仍然常常去看他，總覺得他變了一個人，沉默寡言。他的左右也很憂慮，說他脾氣不好，我會經建議他們去買一點糖果放在他的案頭，據說糖可以平肝，他們果然去依法做了，而他也果然吃了，脾氣也果然好些，那時起我就懷疑到他的肝功能，是否已有了問題。

外貿會是個複雜的機構，他做起來有聲有色，匯率穩定之後，繼之以外銷產品的陡增，一切都是顯着美麗的遠景，但是他還是不斷的憂慮。他用人唯才，多少榮做不馴的朋友，在他手下伏貼如純羊，他公正不阿，有為有守，對人極端的信任，但誰也不敢，也不忍在他大公無私的精神

的籠罩下，去出什麼小花樣。受他培植的工商界，更不敢擅任何的歪心思，他是顧問，他是導師，他爲人解決任何難題。他對聲色犬馬，一概無動於中，他的嗜好是真理，是學問，他的要求是增加生產，改良生產。如果當時有人送他一個金盤，他可能拿去當餵狗碗，在他眼中稀有金屬自有他的特殊用途，如果拿來做盤子碟子，其功用和陶盤陶碟有什麼兩樣，見「貴」不「貴」，誰還肯冒險用來去拍馬腿呢！想討好他，唯一的方法，祇有自己去努力生產，改良生產。八行書，他也最討厭，有一次他給我一疊介紹函，他說：「燒了吧，我現在在創造就業，將來人還會嫌不夠用，這些亂鑽的人，白耗了紙張筆墨，人家的光陰，以及自己的志氣」。

日本人天橋識麟鳳

天橋識麟鳳，他洋人朋友，沒有不敬重他的，他以遠見，理路，才智，贏得了多少誠摯的友誼，就連日本人，最小氣的日本人，也對他括目相待，某次在宴席上，一位日本來的訪客，經過我介紹之後，就對他恭維道：「聽說您是中國的埃哈德（註：埃哈德即H. A. 後與西德的主要人）今天能幸會，光榮之至」。他笑着拍拍坐鄰坐鄰部長的肩膀說：「喏！埃哈德在這裏」。鄰坐的部長，喜形於色，居之不疑，我不禁爲之寒毛倒立，日本客人低聲和我說：「這是東方的美德」！不錯，仲容雖然豪邁，但他也有謙抑的美德，他知道學問是無止境的，遇見讀書人，他總是非常欣賞，禮遇有加，決不像那批胸無點墨的傢伙，以爲官

大了，同時學問也就跟着大了似的。

日本當局慕名，請他去考察，三請而後允。因爲接洽的時候，我豫聞其事，所以堅邀我同往。日本、他去過很多次，在民國三十九年曾經奉命洽商中日貿易協定，在東京居住了三個月，和盟軍總部當局談判，那時的盟軍總部氣焰萬丈，麥克阿瑟元帥是日本天皇的天皇，他的手下人自然也以爲高人一等，平常頤指氣使慣了的，此時偏偏碰到一個不聽話的人，不但不聽話，他還強要你來聽他的話，交涉自然離航，瀕於破裂者，數數。強項到底的人終於勝利，他在「日勾留一〇八日之久，九轉丹成」（註：尹仲容致譯伯羽函中語）了。在這次的交涉中，他代臺糖售糖八萬噸，代中鹽售鹽十五萬噸，兩項共一千二百五十萬美金，法定佣金四十餘萬美金，是應該屬於他的，但他分文未入私囊，一起繳入了國庫。民國四十年四月，他和夫人又一同飛日本，是他們的銀婚紀念，渡了兩個星期的第二次蜜月，到處去遊山玩水，好好的休息了一下，以上的兩次，都沒有能看到日本的工業，尤其第一次，日本戰後創痍未復，殘破遺痕，到處可見，談不上工業考察。但是韓戰爆發後，美軍的各項軍需用品，爲了運輸便利起見，都向日本訂裝，因此奠定了日本工業復興的基礎，由於日本財經工商業界，懂得企業，於是連鎖的發展，會幾何時，發展到世界第三，亞洲第一的地位。這是值得看，值得做法的。仲容怎麼肯輕易的放過這一好機會！所以他仔細的觀察，對於造船，鋼鐵，更是下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，他真是不憚煩的去追問，有時當翻譯的我

，已經舌敝唇焦，他還與繳抖擻。他對於化工早有認識，也成竹在胸，一次日程中排訂了去看人造纖維廠，該廠門禁森嚴，有謝絕參觀的字樣，主持人在門首恭迎，聲明道：「本廠是和美國某廠合作，有製造上的秘密，平常是不開放的，今天特爲閣下而破例」。說時「像煞有介事」。仲容淡淡的問道：「您自己是不是技師」？那位董事長忙不疊的說不是，立刻介紹了總工程師，這時仲容要了一張紙片，長長的寫了一個方程式，遞給那位總工程師看，不看還罷，這一看使得那位總工程師，面色大改，連忙點頭，雙手捧膝鞠躬不已。原來他們之所謂秘密，仲容已經全寫在紙上了。兩星期的參觀，真是馬不停蹄，由東京看到大阪，原計劃是一直到九州，去看八幡製鋼廠，由於美方來人堅持要和他在東京見一面，不得已臨時折回，這是仲容最感憾恨的，在訪京都的節目中，日人特別爲他排了參觀桂離宮的節目，桂離宮是日本第一名園，不輕易開放的，他却很不耐煩問我的意見，我就我所知一一奉告，他默然半響，然後道：「那麼你是去過了的」。我點頭稱是時，他說：「你既然已經去過，那就算了，我們還是去看工廠吧。」

外務省的陪伴人員，在參觀日程全部完畢之後，和我說：「近十年來，我們所邀請的賓客，不下數百次，沒有一個像尹先生這樣仔細，這樣內行的人」。三菱公司一個重要人員也嘆道：「假若我們政府的部長先生們有尹先生一半的知識，我們要好做得多了」。日本人素來輕視支那人，這次他們甘拜下風，認輸了。那次，他順便又

和日本當局洽談今後中日之間的貿易，他提出來一項維持原來透支的方案。日方認為簡易可行，願意研究。不料他訪日歸來後，自有一班無知又無聊的人，把這一透支案，曲解為向日方借款，於是猜忌，不愉快，誤會……隨之而生，他知道止謗之法，莫過於緘默，他也不再辯了。有一天他要我到當時美援會的辦公室去看他，神情沮喪，簡單的說明了幾句後總結的嘆道：「我以後不再管了」，而我呢，不在其位，也無言以慰，他又說：「我就要入醫院了」。

無中生有涓滴歸公

本來政治是殘酷的，從古到今，無論世界上那一個角落裏，都是一樣，忠臣蒙讒，是極普通的事。憂心悄悄，慍於羣小，他孤獨的睡在醫院裏，抑鬱以終，他無數的友好，佇立在門外，不准進去，醫生的命令比盟軍總部對付日本人一個又強又森嚴，但是麥克阿瑟元帥還給日本人一個又強又富的日本，我們的醫生却還給了我們一具屍體。人間最淒涼的，連他九十高齡的慈母，都沒有能做最後的一訣。

他是個感情非常豐富的人，有血性有肝膽，對高堂，為極孝，對國家，為大忠，對朋友，為至厚，回憶在他家裏做客，每飯，他必定先問：「娘娘吃什麼」？等老太太對菜蔬滿意了，才自己去動筷，是那樣的自然，那樣的體貼，真能感人深處，在楊子案發的時候，他自己焦頭爛額之餘，還去為王崇植先生治喪，有條不紊的為後人佈置一切。真做到了捨身以濟家生，是佛，

是基督的精神。

算一算，他為國家服務，真正的發揮作用的期間不過五六年，而在這五六年當中，他催生了中國的工業，幫他孵化，看他起飛，現在飛是飛起來了，但仍然荆棘載途，每達到有難題的時候，總覺得少了一個人。法國一位作家希萊伯大聲疾呼的警告歐洲人說！「歐洲完了！美國人用歐洲人的資本，歐洲人的技術，組織成公司來打倒歐洲人原有的生產機構，並且大賺歐洲人的錢。美

國人的長處在會組織。仲容就是有這樣的本領，他能無中生有，一樣樣的工業由他手下成長了起來，而他的最偉大處，與在歐洲的美國人不同，就是他無私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連他份內所應得的佣金都涓滴歸公，那些貪圖金盤金碗的人能不愧煞！

賈擔擔麵的老者，偶然還來，我也再沒有胃口來宵夜，由他由遠而近，再由近而遠的劈劈卜卜的去了。

編後記

編者

△本期（七月號）出刊，適值抗戰三十二週年，我們除刊登樂恕人先生「中華民族壯麗史詩」一文外，特再選載已故齊如山先生「七七北平避難經過」一文，以供讀者諸君參閱。

△劉健羣先生三「國」漫談之五「北上聽戲記」，對早期許多名優紅伶的精采演出，有極為生動的描述，值得細讀。

△女立委莫淡雲居士的「馬來西亞行」，把世界佛教友誼會這一極富有意義的國際性活動，作了認實的綜合報導，使人讀來有如身臨其境，躬逢盛會之感。此外，作者還把馬來西亞的政一治、社會、教育、文化……等作一概要敘述，真是一篇極有價值而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△名記者毛樹清先生「百億噸石油」一文，介紹美國西北樂園阿拉斯加的驚人寶藏。該一向被稱為神祕之宮的地方，讀者現在可以有一更明晰的瞭解。此外，文中尚叙及許多工業、技術與經濟開發相關性的問題，以及美、加兩國政府與民間對此一富源的態度和爭執點，敘事簡要，立論平實，留心國際現勢的讀者不可不讀。

△新疆省主席堯樂博士「盛馬二次大戰」，對盛世才與馬仲英雙方導致衝突的各種原因，以及紅軍入新的前後始末，有認實的報導、深入的分析與公正的評論。盛馬每次交戰事前的準備，許多驚心動魄的鏡頭，儘入眼簾，文字生動、而趣味雋永，真是一篇有血有淚的新疆動亂史詩，謹此向讀者諸君鄭重推介。